

百年回忆容子自传（十一）

三角梅》为题获得亚军。1999年，与朱香娘、丘洁芳等人一道创办万隆希望之光汉语补习班，致力弘扬中华文化。

张恨月（张永文，）祖籍福建南靖。1941生于印尼东加里曼丹三马林达埠。1956年在玛琅“玛中”念高中，这期间，常写作投到泗水《大公商报》副刊、耶城《生活报》副刊。1959年毕业后返回达埠在达华中小学任教。1966年带着妻儿迁居泗水，初制作童衣，后开业五金建筑，今已退休。著有《张恨月文集》。

小雪（李松），泗水“侨众中小学”高中语文教师，擅长短、中篇小说，1966华校关闭后赴耶城从商，从小做大，棉纱批发。（已故）

李云明，泗水“服务中学”教师，擅长散文、小说，1966年华校关闭后，转业土产、银行等工作。（已故）

（三）

巴厘相亲好姑娘 可惜不是同梦人

有句话“风生水起”，是形容生意人顺风顺水，生意兴隆。把它用在我身上也无不可。一个缺乏学历资历而幸运地坐上编辑位子，现在又有朋友介绍相亲，难道这种运气还不叫“风生水起”吗？1958年我27岁，有位在巴厘岛T地执教的朋友P君介绍，说对方是校董的妹妹，年方22，他们家看了我的相片（我和朋友合照的），并知道了我的职业，同样是广府人，对我印象很好，云云。

我也是年轻人，难道不心动？苦于没有假日我推辞过好几次。我忘记是什么假日，总共有3天假期。朋友说这次有时间到巴厘岛了吧，我也觉得难得有此机会。动身前一夜老睡不着：对方是有钱人家的女子，愿意嫁到穷苦家庭当媳妇吗？我微薄的薪水她能体谅吗？她长相像照片一样吗？

忽然想起名著《边城》作者沈从文的一段恋爱故事：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沈从文选择靠笔吃饭，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。好在沈从文认识了郁达夫，很快在文坛打开局面，后又经徐志摩推荐，到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当老师，有了一份

体面的工作。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的第一堂课，就闹了笑话。他在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面前呆站了十分钟，然后又用十分钟念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，然后看着学生，又一次陷入了沉默。最后，他只好在黑板上写着：“今天是我第一次登上讲台，人很多，我害怕了。”学生大笑不止。目睹沈从文出洋相的女生中，就有他日后苦苦追求，最终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。再说，沈从文只读过小学，知识却非常渊博，不但文坛大放异彩，还担任过西南联大（抗战时期由当时的北大、清华、南开在云南昆明共同组成的大學）教授；不但情场得意，还有传奇的一段婚外情。沈从文婚外恋的对象是诗人高青子，他们的关系深深地伤害了妻子张兆和。沈从文也很痛苦，他跑到梁家向林徽因倾诉，请她帮忙整理一下自己“横溢的情感”……

我从漫无边际遐想中，又想起明天绮丽的行程。

我们赶搭清晨6点到东爪哇最东端外南梦镇的火车（从外南梦镇过了海就是巴厘岛），P君知道我没有到过巴厘岛，所以在火车上他作了“志愿导游”，他说：“我们到了外南梦镇，也叫香水城（Banyuwangi），如果时间充足先住宿一个晚上，隔天才搭轮渡海，既可以享受雨林包围中的小镇景色，也可以尽情沐浴在这座香水城的碧水青山中。可惜时间只有3天，火车到了终站，我们必须直奔码头。”

一路上，我心里卜卜跳，幻想多，顾虑更多“我这次冒失去相亲，不会闹出笑话吧？”我望了望P君，刚好他也望着我，他微微一笑说，“既来之则安之吧！”我闭上眼睛假装休憩，而心里还是像天车在不断盘旋。

我们上了渡轮航行约半个钟头，到达巴厘Gilimanuk码头。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一辆汽车已在等待。这位亲自来接的就是P君说的林校董，也是给我相亲姑娘的长兄，他是金店老板倒也随和，跟我握手后拍拍我的肩膀：“有没有来过巴厘？”

我礼貌地回答“还是第一次劳烦来接车。”我的强作镇

定还是掩不住腼腆脸红。

林老板爽快的让我们一同上了汽车。林老板毕竟在商场磨蹭经年，很健谈，他坐在司机旁，不时回头向我们介绍经过的风景。他说巴厘宗教气息浓厚，不要在大树下小便或丢脏东西，大树是有神灵保护的，或变成神灵，当地人常以香枝供品祭拜。忽然我从车窗惊讶地看到，路边有一位妇女，头顶顶着一块大石头走过。这块大石头如果用手搬也相当费劲，怎么她竟然用头顶顶着却若无其事呢？林老板给我们解释，说“在巴厘，妇女是主要劳动力，所以建筑工地，女的一点也不比男的差，修筑马路在阳光酷热下，女工更能耐劳。特别是头顶，好像刚才所看到的，不管是石块还是别的，重得只能用手移动，但放到她们头上身体晃一晃，身体平衡后就可以放手走路了。……”

汽车行驶两个多小时，停在一间店面前，P君悄悄告诉我：

“到了！”

“到了？”我突然紧张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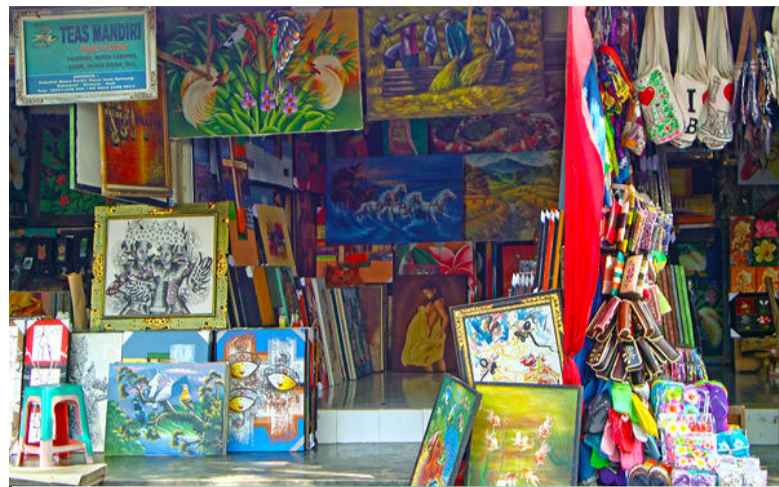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天色开始暗淡，街道两旁商店有的已经亮灯。下车一看，这是一间约有十咪阔金店，金店很热闹，对我们的到来似乎没有引起异样，柜台前的顾客依旧在挑选金饰，几个店员连头也没有转动，依旧在热情招待顾客，我特别注意店员中两个年青女店员。我拉拉P君衣角低声问：“哪位是？”

“是什么？”P君回应含糊，我不再吱声。

在主人热情的邀请下，我们穿过店面来到后厅。后厅就是饭厅，大圆桌已放满菜肴。正嬉笑中的一家人突然静止下来，目光全集中在我这位“准姑爷”身上。我何时经历过这种尴尬场面，我像戴上笑脸面具，麻木地堆满笑容。P君叫我坐哪里我就坐哪里，主人叫我转座我就转座。从我被安排坐在紧靠校董林老板座位看，显然主人已胸有成竹，互相敬酒互相祝贺（祝贺相亲成功？），我喝的虽是啤酒也有些醉醺醺。还好，神志尚能自我控制，不敢放纵，以免出丑！

散席，林老板亲切地对我说：“到我家去，看我母亲。”依旧是刚才饭桌上一批人，我们簇拥着拐过一条街，行走约一刻钟就来到了一间旧式洋房前（这就是女方的家）。P君贴近我耳边说：“这是你命运的转折点。”我命运的转折点？话里像有刺，难道我是个爱慕虚荣追求享受的人吗？

洋房地势较高，要步三四个台阶才进客厅，客厅很整洁像刚刚收拾过。见面才知道，林老板是单亲家庭，母亲是广府人，妻子却是巴厘人。母亲60多岁，妻子很漂亮，巴



乌布镇的绘画雕刻艺术品店

厘女子姿态优雅，为所公认，如今亲见，果真不虚。他们家庭都说巴厘话，儿女都受华文教育，华语也成了这个家庭的主要语言。林老板告诉我，他妻子也会华语和粤语。从林老板母亲口中，知道她膝下有3儿女，大儿子阿明也就是林老板，女儿齐齐也就是我相亲对象，么女杏杏尚在求学中。

林老板母亲用广府话跟我谈话，家乡话一摆出来，拉近距离，熟不拘礼。她老人家问我，刚才的晚餐吃得怎样？我不知哪来的一句，笑着回答“吃到肚皮涨卜卜。”她听了，转过头用广府话对儿子说“阿明，你话巨（人旁）木独，还会讲笑。可惜面青青，以后要多补补身子。”话里已认定我是她孙女婿。

之前，我为这场会面显得过度紧张，应对时虽未谈笑风生，倒也临场不致慌乱。刚才的场合姑娘没有出现，我预料的惊喜竟成了失望。临走，明兄（林老板）叮嘱明早9点（巴厘时间比爪哇时间快一个钟头），他要带他的齐妹和我，一同游览巴厘胜地。

P君回学校宿舍，我被安排跟林家亲戚关系巴厘人的住家。夜幕低垂，巴厘人不喜欢灯光太亮，但我还是在昏黄微弱灯光下，看出庭院周围。这是一间大合院，四周是一间间房间，房间和走廊高出地面半咪，或更高一些。走廊很清洁，可作用餐或待客用。用餐时铺上草席。客人来了，就坐在走廊沿边，吊着脚，或脱鞋盘膝而坐，任意、随和、方便。大合院中间腾出一块大空地，一个个竹笼，罩着一只只公鸡。据说巴厘男人好玩斗鸡，每户人家都养有公鸡，倘若一只公鸡沙场经验丰富，屡斗屡胜，不但公鸡的主人感到无上光荣，公鸡身值也扶摇直上。所以每只公鸡都喂养得脸红像喝醉了酒，羽毛色彩十分鲜艳。

庭院的人群，他们讲的巴厘话我虽听不懂，但从一张张笑脸，送来香蕉及其它果子，还在房门前摆上红花，两支楠香轻烟漫飘，这都是为客人的到来，表示欢迎和祝愿。刚才

来看热闹的一群孩子已逐渐散去，旅途劳顿，一夜没话。

胜日寻芳神仙岛，山鸣谷应巴厘家。天刚亮起床，打开房门已有人送来毛巾和咖啡点心，并告诉我洗澡的地方。“这么早洗澡？”我向来人道了谢，心里这么想。朦胧的五更天，庭院开始热闹，扫地的扫地，洗澡的洗澡。不管男女老幼，从洗澡房出来，裸露的上身，肩上只搭一条毛巾，“开放”习俗不得不令我这个外来客惊讶。

我们准时出发，当我低头进到汽车，吓然坐着林太一位姑娘，我忙后退。姑娘倒大方挪了挪身，让我坐在她身旁。一阵柔柔的、淡淡的香水味扑鼻而来。似幻若梦，心跳加速。少女香肩就在身旁，何曾有过的？林太探过头，给我介绍姑娘叫齐齐。我和齐齐握握手，算是认识了。女性的手好像特别柔滑，我不敢正视，却知道她有一张秀丽脸孔。我听P君说过，金店的生意，林老板不在店里，全由他妹妹齐齐管理，很灵活很和气。我正襟危坐，一动也不动。林老板时时转个头说几句，才算打破车内的沉寂。人说爱情像甘蔗两头甜，我怎么没有这种滋味呢？竟成了“傻耕耕”“晕陀陀”，想启齿又无语启齿。难道所有初踏情场的年轻人，都这样吗？

林兄坐在司机旁，又转过头问“睡得习惯吗？”

我有点慌乱：“很好，谢谢。”

林太为打破这沉闷气氛，她说“我们到了乌布（Ubud），才吃早餐好吗？”这话是对她丈夫林兄说的，却又探过头对着我。坐在中间的齐齐姑娘一声不响，依然那么矜持。照理一路风光，葱葱绿绿，女友相伴，车垫软软，这种旖旎，即便梦境，也未曾有。

其间林兄在车里给我介绍说：巴厘岛乌布镇是一个远离海滩的小镇，位于巴厘岛中南部。这里是巴厘岛的文化艺术中心，也是绘画和雕刻艺术重镇，还有闻名世界的艺术村，遍布大街小巷的工艺品散发着无处不在的艺术气息。巴厘岛



巴厘岛乌布（Ubud）小镇梯田